

—
MEMORY
OUT
OF
CONTROL
—

陆
沉
著

失控的 记忆

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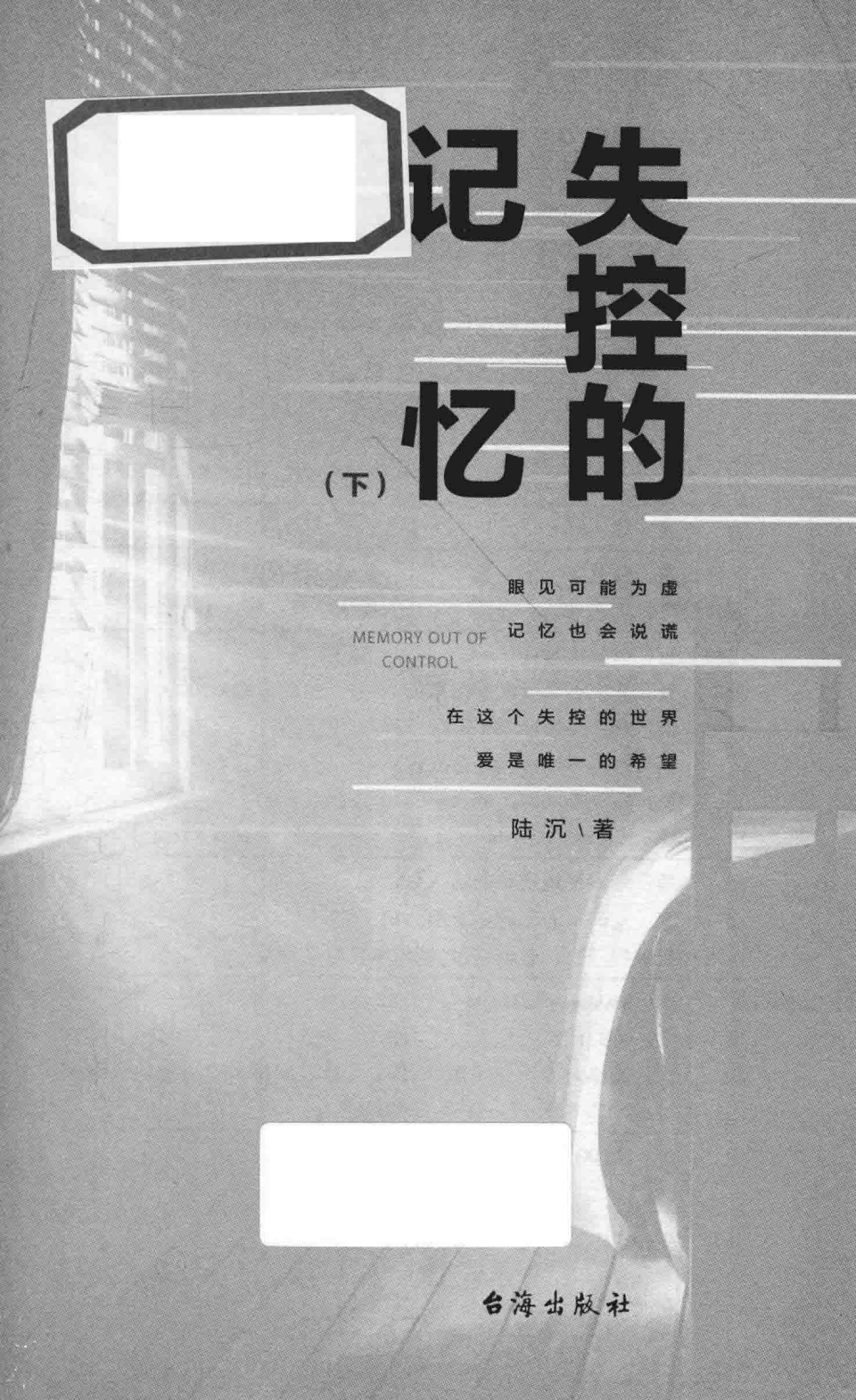
眼 见 可 能 为 虚

记 忆 也 会 说 谎

在 这 个 失 控 的 世 界

爱 是 唯 一 的 希 望

台海出版社



记忆失控的

(下)

眼见可能为虚
记忆也会说谎
MEMORY OUT OF
CONTROL

在这个失控的世界
爱是唯一的希望

陆沉 \ 著

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控的记忆 / 陆沉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 - 7 - 5168 - 2001 - 8

I. ①失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6969 号

失控的记忆

著 者: 陆 沉

责任编辑: 俞滢荣 曹文静

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版式设计: 天下书装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408 千字 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2001 - 8

定 价: 80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作者简介

陆沉，天下书盟新生代金牌作家。

95后，12岁开始写小说，有多年写作经验，文笔扎实，思维广阔，曾在多家知名文学网站连载过各种题材的小说，创作文字数百万，潜力无穷。代表作《救赎》已签约影视，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2017年向读者推荐的17部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之一。





策划编辑：韦郁婷

责任编辑：俞滢荣 曹文静

装帧设计： 装帧设计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 Contents

11	错过真相	>>	001
12	心动告白	>>	027
13	诡异童谣	>>	055
14	真实幻象	>>	080
15	借刀杀人	>>	107
16	第二人格	>>	132
17	冰冷女尸	>>	159
18	癔症发作	>>	185
19	危机四伏	>>	211
20	生死相随	>>	236
	尾 声	>>	263

和傅哲道别后，李之然独自坐车回傅森公司，中途给傅司衍打了个电话，不过无人接听。李之然想他大概在忙，把手机重新揣回兜里。回到公司，刚迈进法务部的大门，就被叫去经理办公室和几个资深老律师一块开会了。

说是开会，李之然觉得这更像是一场针对她的问话，把她之前和王林打交道的经历从头到尾、方方面面抠得一点儿不剩。最后，他们让李之然做中间人，联系上那几个被王林拖欠工资的民工后，就让她出去忙了。

李之然离开经理办公室后，仔细想了想，自己实在没什么好忙的。作为高级外聘员工的她，工资是按天算的，比部门经理的日平均工资还高，她已经白拿了一天，良心上很是不安。所以，她决定自告奋勇、毛遂自荐，去问问经理有什么事她能帮上忙。

她出来时没把经理办公室的门关紧，还没走近，就听见里面的争执声飘了出来。

“你们难道不知道她的来历？杜金王律所的合伙人过来我都未必看得上，她一个小律师能有什么能力？眼下这事有多重要你们不是不知

道，让她办，她能办什么？”这是法务部张经理的声音。

“可她是傅总……”

张经理冷笑讥讽：“就因为她是傅总特地关照的人，更不敢让她去做什么了。她要是做好了，就是领头功，做不好，到时候黑锅全是我们背，她甩甩袖子就回去了……”

李之然没再听下去。她这个从天而降，却没什么惊人实力的外聘律师拿着高额工资，自然会引来闲话，这些她是有心理准备的。可她留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听这些闲话，浪费时间？

李之然忽然觉得自己答应傅司衍做这个外聘律师的行为有点儿傻，纯属被钱迷了眼。还是杜金王律所那个小地方，比较适合她这种小人物待。

她临走前决定去董事长办公室碰碰运气，看傅司衍在不在。出了电梯，就看到了办公室外面的何岩。

“何助理。”

何岩看到她先是一愣，而后友好地打招呼：“李小姐，你怎么上来了？”

李之然意有所指地看了眼傅司衍办公室紧闭的门。

何岩说：“里面在开小会，你可能要等一下。”

“噢……他还好吗？”

何岩如实说：“一点儿皮外伤。”

李之然点点头：“麻烦你告诉傅总一声，说我回律所了，有什么事给我个电话，我立刻就过来。”

“李小姐。”何岩叫住她，“你不等一会儿，和傅总见一面吗？”

老实说，李之然是想见傅司衍的，她想近距离看看他，也想告诉他，今天他父亲去工地看他了，甚至还想说两句没什么用的安慰话……但最后，她只是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不用了，他现在太忙，我一个闲人还是不要打扰得好。”

何岩苦笑，有点儿无可奈何。

“我还是希望你这个闲人能多在他身边陪陪他，让他也沾点儿空闲。”何岩眼里有心疼，他低声告诉李之然，“傅总这几天忙得跟陀螺一样，加起来睡了不到六个小时。”

傅司衍本来睡眠情况就很糟糕，现在公司又走到了关键时刻，进一步，就可以拿下方亿，扩大商业版图；但如果失败了，傅森会元气大伤。傅司衍作为公司的掌舵人，在这种时候更要稳住，他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对于每天一定要睡够七个小时的李之然来说，傅司衍简直就是在经历酷刑。

“他真是不要命了！”

正说话间，办公室的门打开了，阮亦晴和徐磊平从里面走出来。看见李之然出现在这，阮亦晴的表情有些微妙。

“李律师你不在法务部帮忙，跑上来干什么？”

徐磊平不管这些，只看了李之然一眼，先走了。

“我来找傅总。”李之然说。她还是打算进去看看傅司衍。

“你找傅总有什么事？”阮亦晴打算刨根究底。

李之然觉得好笑，朝空中一指。

“看见了吗？”

阮亦晴莫名其妙：“什么？”

“有只母蚊子飞进办公室去了，您要不要拦住问一问它干吗？”

何岩被逗笑了，公司里能让阮亦晴吃瘪的人，除了徐磊平又多了一个。

阮亦晴气得一张俏脸变了色。

“阮总监辛苦了，加油！我先进去了。”

李之然说完，和她挥了挥手，头也不回地走向董事长办公室。门是虚掩着的，她轻轻推开，人进去了才叫了声：“傅总。”

傅司衍听见她的声音，抬起眼帘。

“怎么过来了？”

“啊……”李之然挠头，撒了个善意的谎言，“律所那边有点儿事，我要回去了。工资你给我结一天的就行，有什么事用得上我的，你叫人给我打电话，我立马就过来。”

傅司衍握笔的手渐渐慢下来，抬头看向她。

“被人背后说闲话了？”

这位先生是兼职算命的吧？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李之然忍不住问了句。

“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，你们律所不会有什么事重要到把你从傅森叫回去。那就是你自己想离开，你想走的理由，除了听见什么话伤了自尊之外，我想不出别的。而且你还提到了钱。我猜猜，他们说你拿高薪又不做事，是个关系户对吧？”

这猜得也太一针见血了吧？

李之然干笑两声：“我的自尊虽然不那么脆弱，但这次的确觉得有点儿受伤。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，主要原因还是我觉得我留在这儿太浪费时间了，不如等你们有需要了再叫我，我随叫随到。这样双方效率都能提高，我也能挽回点儿自尊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傅司衍低声说，“我当时没有考虑周全，只想着请你过来，一可以增加你的收入，二可以帮傅森点儿忙。”

李之然走到他的办公桌前，他坐在椅子上，难得可以从高处看着他。傅司衍的头发上沾了些灰，应该是从工地上带回来的。他那张脸还是像平时一样，神情淡漠，一切情绪，一切压力都隐藏在平静的外表下，叫人捉摸不透拿捏不准。

她忽然有点儿心疼。

“你是人，又不是神，哪里能面面俱到，每件事都考虑周全？”李之然伸出手，轻轻拂掉他发间的灰尘，然后拉过旁边的椅子坐下。

“能不能麻烦你抽点儿时间，陪我聊聊天？”

她想自己现在的表现一定相当无理取闹。

傅司衍看了眼腕间手表：“十分钟。”

“好。”她屈起手肘撑在桌面上，掌心托着腮，对他说，“今天你爸也去了工地，他还问我，你有没有事。”

傅司衍哼了声：“他应该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被打死。”

“你不要把你爸想得那么坏行不行？”李之然认真地告诉他，“他是因为关心你才到工地上去的。”

傅司衍沉默了几秒，开口问：“你感受过他的内心吧？”

问完也不等李之然回答，就自言自语道：“应该没有我的位置，与我无关。”

怕等不来希望的答案，就先否定了自己。

“作为独生子，你有点儿自信行不行？”她忍俊不禁，“你爸还是很在乎你的。”

傅司衍不知是信了还是没信，没再说什么，只伸手去抚摸腕间的表。相对于他身上永远干净笔挺看起来崭新的衬衣，手腕上那块表就显得有些陈旧了。

“这是我二十岁生日的时候他送我的礼物，也是我成年以来，从他那里收到的唯一一件生日礼物。”

他不习惯倾诉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和人谈起自己的家事，不免觉得别扭。但李之然神情专注，似乎听得很认真。

傅司衍继续说下去：“也就是那一年，我帮一家集团公司做了份收购计划，以低价收购了一家运营发展困难的连锁酒店，又把它们拆分

转卖，从中赚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。那家酒店原来的大批员工被迫下岗，包括一个刚被提拔为副总经理的男人。那个男人觉得自己十来年的奋斗和付出就这样毁于一旦，他没有勇气从头来过，跳楼了。那个男人是我爸最喜欢的学生之一，也是我们家的亲戚，当然，这层关系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”

说起往事，傅司衍显得很平静，平静得甚至有几分冷血。

“我爸要我把那次赚的钱全部捐给死者家属，做抚恤金，我没照办。我是个商人，不是慈善家。生意场本来就是没有刀光剑影的战场，他自己抗压能力太差，经历点儿挫折就扔下老婆孩子去跳楼，我为什么要为他个人的懦弱买单？”

这番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极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观点，但李之然知道，傅司衍不是。

李之然说：“你和你爸就是因为这件事闹僵的？”

傅司衍没承认也没否认，只是扯下袖口盖住了腕间那块表，淡漠地说：“我绝对不会为弱者失败的人生负责。”

李之然笑了笑：“作为律师，我好像一直都在补救别人的人生。”

傅司衍说：“如果得到的报酬与付出不对等的话，那我建议你辞职。”

当律师这些年，李之然顺口接话已经成为习惯，她玩笑道：“辞职了你养我啊？”

傅司衍却认真思考了几秒，点头：“可以。”

李之然哈哈笑起来：“你到时可不能反悔啊！”

“不会反悔。”他郑重地说。

李之然止住笑，他郑重的样子让她心里有点儿暖又有点儿心疼，她没再继续玩笑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

傅司衍不合时宜地提醒：“还有三分钟。”

李之然没理会时间，“你上次不是和我说你有点儿发热，吃药了吗？现在好了没有？”见他眼里布满血丝，脸上疲态明显，不禁有些担心。

“嗯。”他敷衍地应了声。

李之然伸手过去试了试他额头的温度，不热，反而有些偏低，在他额上不轻不重地弹了一下，一本正经地对他说：“累了就要休息，生病了就该吃药。我这个人朋友比较少，你对我来说就像国宝一样珍贵，知道吗？”

“国宝？”傅司衍不太明白自己和国宝之间有什么联系。

李之然看出他的困惑，无奈一笑，耐心地跟他解释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对我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人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对自己好一点儿，不然我会担心。”

傅司衍觉得耳根有点发烫，生硬地转移了话题。

“超时七秒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一定要注意休息，我走啦。”

李之然离开没多久，何岩就端着杯温水和感冒药进来，看了眼傅司衍，有点儿奇怪：“傅总，你耳朵怎么红了？”

傅司衍也不太明白。

“可能是有点儿热，把冷气调低一点儿。”

“再调低你感冒就该加重了。”何岩把药推到他面前，“吃了药再继续忙吧。”

傅司衍抗拒地皱了下眉。

何岩手握成拳抵在唇边轻轻咳了声，望着天花板：“李小姐应该还没走远，现在打个电话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傅司衍就拿起药利落地吞了下去，又喝了几口水，然后摆摆手：“你可以出去了”。

何岩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心里感慨万分，这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李之然要是能再早两年出现该多好。

何岩走出办公室，正好碰上来找傅司衍的公司“吉祥物”——副总杨康。

“杨副总。”他点头致意。

“何助理辛苦啊。”“吉祥物”乐呵呵地道。

“吉祥物”最大的本事，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不管大小，他都能笑呵呵地乐观面对，心态好得出奇，和日理万机、事必躬亲的傅司衍完全是两个极端。

“傅总。”杨康恭恭敬敬地走到办公桌前，也不坐，低眉顺眼地站着等傅司衍说话。

他知道自己能在副总这个位置上安安稳稳地坐着，全赖头顶这个傅总。他很清楚自己在公司担任的角色。董事长做事一向雷厉风行，平时一张面瘫脸不苟言笑，把他这个亲民的副总衬托得越发和善可亲。虽然公司高层他唬不住，但在基层员工里，他人气还是很高的。

傅司衍问：“稽查局和税务局那边怎么样了？”

“您放心，都打点好了，今晚我还要请稽查那边的相关负责人吃个饭。”

虽然杨副总没什么大本事，但在人际交往方面却有点儿能耐，是个长袖善舞、八面玲珑的主儿。

“行，这两天匿名举报信就会送过去，你全程盯着，能打听到的消息一个也别放过。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。”杨康点头哈腰，“傅总您放心，只要方亿真有什么东西可查，他们是跑不了的。”

接下来几天，关于傅森公司明珠苑用材质量的事可以用峰回路转来形容。傅森公司公布了用于明珠苑的建材采购清单后，又公布了公司近两年的会计报表，里面说明了傅森每一笔资产收益和资金走向，比一些上市公司年终发布的报表还要详细。全力证明了傅森有足够的财力选购优质的建材。最后傅森还点名与此事相关的方亿，希望对方也表个态，公布一下相关材料让关注此事的大众放心。

一时间，舆论又调转枪头，指向了被这突然一击打蒙了的方亿。

方亿不回应？不要紧，傅森董事长公开向方亿老总发出邀请，请他参加下周三的新闻发布会。

战帖都递到家门口了，所有人都等着看他回应，方迅当了缩头乌龟，简直是老脸丢尽。这还没完，随后，傅森公司委托律师以诬告陷害罪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起诉了王林。

表面的事情已经够热闹了，殊不知私底下，还有更热闹的。

稽查局接到举报，方亿地产董事长方迅涉嫌帮人洗黑钱，数额巨大，举报人同时提供了相关材料。稽查局很快立案查处。

方迅四面楚歌，每日在家懊悔得头发都白了，他不是后悔自己洗黑钱的行为，而是叹不该贸然去动傅森。

一向甚少关注网络动态的李之然，这段时间密切关注各方在网上对傅森及傅司衍的评价，充分见识了网民跟风和变脸的速度有多快。短短几天，傅森从万人唾骂的垃圾企业变成了房地产行业的佼佼者，被骂是无良奸商的傅司衍，转眼被称赞为良心天才企业家，甚至还有人在微博上建起了傅司衍的小粉丝团。

十几岁的少女对傅司衍突如其来的狂热追捧，李之然理解不了，也没空理解，因为她很忙。知道傅森转危为安后，她只偶尔给何岩打个电话，向他打听傅司衍的身体情况。

大部分时间，她都蹲守在明心心理诊所附近。

虽然联系上了梁荣轩，但她很快发现，想从梁荣轩那里打听苏妍的消息实在太难，不过也不是半点收获没有，那个叫苏妍的女人现在还是诊所的病人，她的心理医生是沈术。于是，她一有空就来诊所附近转悠，希望能碰上苏妍。

一连几天，她都没有收获。周寻逸那边反而传来消息，小野和吴斌DNA比对的结果出来了。

“小野就是吴斌的儿子！”周寻逸显得很兴奋。

李之然提醒道：“就算是，吴斌也不能带小野走。你别忘了，三年前孩子的抚养权被判给了苏妍，而吴斌是禁止靠近孩子的。”

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李之然正在书店闲逛，她抬头透过窗户看着斜对面的心理诊所，阴森森地说了句：“我准备去拔苏妍几根头发！”

周寻逸笑道：“听你这口气，我还以为你要拧下她的脑袋呢。”

“哪能啊。”李之然也笑道，“你先忙吧，我挂电话了。”

“嗯，有事随时找我。”

“好。”她敷衍地应着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叫了声，“周寻逸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带吴斌再去做个精神鉴定吧。”

周寻逸对这个提议表示认同：“好，这也是个办法，总比什么都不做强。”

“那就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保持联系。”

周寻逸闻言笑说：“你这话说得的，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兼职做特工了。”

“没工资啊。”玩笑过后，李之然挂了电话。

马路对面依然没有什么动静，她低下头，慢慢地挪步，目光从眼前一排心理书籍上挨个扫过，最后落在了一本叫《亚斯伯格综合征完全

指南》的书上。

她想起了傅司衍，顺手将书抽出来，一页一页地翻看。忽然，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。

“小姐你是心理医生？”

李之然摇摇头算是回应。

那女人却没有就此打住话头。

“你身边有得这种孤独症的人吗？”

这句话引起了李之然的注意，李之然侧过头去，女人三十五岁左右，很瘦，那张脸如同一张画皮贴在面骨上，颧骨高高耸起，仿佛随时可能戳破黏在上面的那层皮。但让李之然感觉不安的是女人的那双眼睛，她透过那双眼，感受到女人内心一片沉郁阴暗，好像她此刻正陷在最深的黑暗里未曾醒来一样。

在这样闷热的夏天，和这样一个女人对视，李之然脊背隐隐发凉，好像有一滴冰水，沿着脊柱一路下滑……

“打扰了。”

那女人已经和她作别，转身走了。

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外，李之然才猛地意识到什么，放下书追了出去。女人已经过了马路，走到心理诊所门口。

“苏妍！”

李之然叫了声，那女人却没有回头，等她穿过马路，女人早已经走进诊所不见了。

李之然站在诊所门口，想着自己上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，快四年了吧？恍惚间，日子如流水，什么都沉在水底，表面却依然风平浪静。

大厅的前台小姐已经换了人，但规矩没变，她还是和前任一样，问明来客的身份，只有确定是提前有预约的才会放行。

李之然知道这里四处都是监控，警报器则连着最近的派出所。她